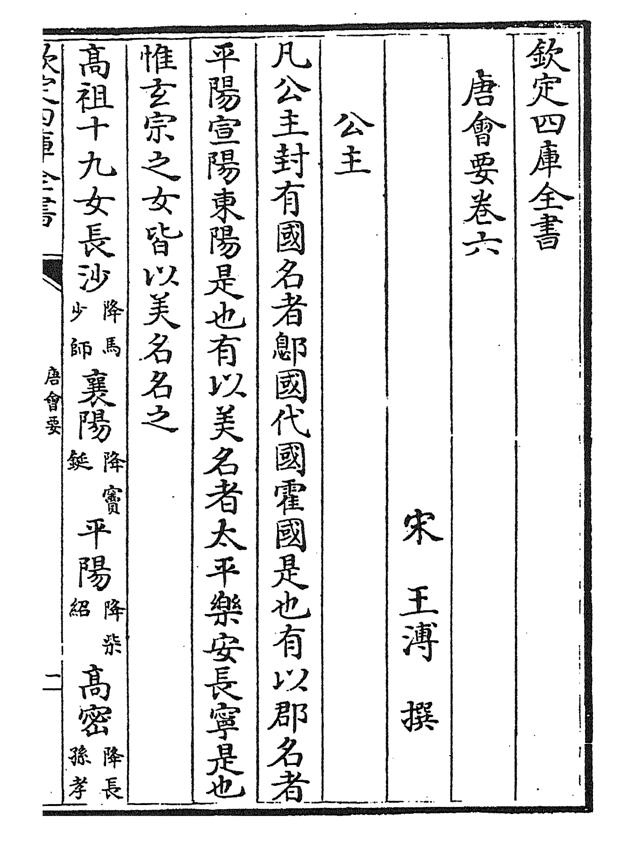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六

宋 王溥 撰

公主

凡公主封有國名者鄎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樂安長寧是也惟玄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高祖十九女長沙（降馮少師）襄陽（降竇誕）平陽（降柴紹）高密（降長孫孝

政後降段綸　長廣降趙慈景後降揚師道　長沙本封萬春降豆盧懷讓　房陵降竇奉節
後降賀蘭僧伽　九江降執失思力　廬陵降喬師望　南昌降蘇勗　安平降楊思敬　淮
南降封道言　貞定降崔恭禮　衡陽降阿史那社爾　丹陽降薛萬徹　臨海降裴師律　館
陶降崔宣度　安定降溫挺後降鄭敬玄　長樂降趙瓌
太宗二十女襄城降蕭銳　汝南早薨　南平降王敬直後降劉玄意　遂安
降竇逵後降王大禮　長樂降長孫沖　豫章降唐義識　巴陵降柴令武　普安降史仁表　東
陽降高履行　臨川降周道務　清河降程處亮　蘭陵降竇懷悊　晉安降韋思安後降楊仁
輅　安康降獨孤諶　新興降長孫曦　城陽降杜荷又降薛瓘　高陽降房遺愛　晉陽

早薨 常山未及降薨顯慶時 新城降長孫銓後降韋正矩

高宗三女 義陽降權毅 高安降王勗 鎮國太平降薛紹後降武攸暨

中宗八女 新都降武延暉 宜城降裴巽 定安降王同皎後降韋濯三降崔銑 長寧降楊慎交後降蘇彥伯 永壽降韋鐈 永泰降武延基 安樂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 成安降韋捷

睿宗十女 壽昌降崔真 安興早亡 淮陽降王承慶 代國降鄭萬鈞 涼國降薛伯陽後降溫儀 薛國降裴守一後降裴巽 鄎國降薛敬後降鄭孝義 金仙入道 玉真入道 霍國降裴虛己

玄宗二十八女永穆降王繇 常芬降張去奢 孝昌早薨 靈昌早薨 常山降薛譚後降竇澤 唐昌降薛鏽 萬安入道 寧親降裴垍 上仙早薨 新昌降蕭衡 高都降裴惠童 臨晉降鄭潛曜 建平降豆盧建後降楊說封衛國 貞陽降源清後降蘇震 信成降獨孤明 宜春早薨 壽春降吳澄後入道封楚國 昌樂降竇鍔 永寧降裴齊丘 平昌降溫西華後降楊徽 太華降楊錡 興信本封高陽降張垍後降裴穎三降楊敷改封齊國 壽昌降郭液 樂成降薛履謙 新平降裴玲後降姜慶初 廣寧降程昌裔後降蘇恬 咸宜降楊洄後降崔嵩 萬春降楊朏

肅宗七女長樂降豆盧諶改封宿國 寧國降鄭巽又降薛康衡封蕭國後降回紇可汗

和政降柳潭大寧降張清封判國宜寧降鄭沛封紀國永和降王詮延光降裴徽後降蕭升封郜國

代宗二十女靈仙真定並贈永清降裴倣昇平十餘歲降郭曖封虢國華陽入道玉清贈嘉豐降高怡上賓贈永樂降田華長林降沈明太和追封嘉明降田緒初封武清贈趙國諡莊懿玉虛追封普寧降吳士廣晉陽降裴液義清降柳杲壽昌降竇克正新都降王潛後降田華西平章寧並殤

德宗十女唐安降韋宥早薨冊贈韓國諡貞穆義陽降王士平贈魏國諡憲穆義興降張茂宗尋薨贈鄭國諡莊穆臨真降薛釗永陽降崔諲文安早亡咸安降回紇武義成

功可汗贈燕國謚襄穆 宜都降柳昱 義川 晉平早亡

順宗十一女 漢陽始封德陽降郭鏦 臨汝早亡 普安降鄭何贈梁國謚恭靖

東陽降崔杞 西河降沈翬 雲安降劉士涇 襄陽降張克禮 潯陽入道 邵陽入道 虢國降王承系 平恩入道

憲宗十九女 普寧降于季友改封永昌贈梁國謚曰惠康 永嘉入道 衡陽早亡 汾陽降韋讓贈鄭國謚溫儀 宣城降沈曦 岐陽降杜琮贈晉國謚曰惠康 陳留降裴損

真寧降薛翃 南康降沈汾 晉康早亡 臨真降衛洙 真源降杜中立 永順降劉弘景 安平降劉異 壽安降王元達本琛王女 永安 義寧入道 定安初封太和降回

紇可汗 貴卿早薨贈

穆宗八女義豐降韋處仁 淮陽降柳正元 延安降竇澣 金堂降郭仲恭初封

晉陵 清源早亡 饒陽降郭仲詞 義昌入道 安康入道

敬宗三女永興 天長 寧國

文宗四女興唐 西平 朗寧 光化

武宗七女昌樂 壽春 永清 延慶 靜

樂 樂溫 長寧

宣宗十一女萬壽降鄭顥 廣德降于琮 永福 西華降嚴祁 義和

饒安　咸唐　平原　唐陽　許昌降柳豐陽陟

懿宗女同昌降韋保衛追封衛國謚曰文懿

僖宗二女唐興　永平

昭宗女永明

雜録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義兵起公主于鄠縣莊散家貲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無得侵掠故遠近

奔赴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間使以聞使者至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會于渭北與其駙馬柴紹各置幕府營中號為娘子軍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獨有軍功每賞賜異于他主及薨謚曰昭

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中書令蕭瑀子銳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别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于舊宅而改創焉即

薦福寺是也

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勅有司資送倍于嫁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乎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賫絹五百疋詣徵家賜之

十一年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

之儀近代以來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韙之自是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禮自珪始也

十六年七月三日勅晉王宜班于朝列晉陽公主哽噎不自勝晉王及晉陽公主幼而偏孤上親加鞠養晉王或暫出閤公主必送出虔化門涕淚而別至是公主言於太宗曰兄一與百寮同列將不得在內耶言訖哽噎不自勝上為之流涕

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𤣥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准制公除之後並須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斬縗使服隨例除不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内乃便成婚非惟違于禮經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

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于法無虧公主情理得畢則天下幸甚于是待三年服闋然後降

咸亨二年五月十六日城陽公主薨公主初適杜荷坐承乾誅公主改適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悴若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上將從之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讌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

上下有成内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先王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為也夫卜筮者所以決嫌疑若黷禮亂常先王所不用上從其言璀後為房州刺史公主隨之及薨雙柩齊引而還

顯慶三年九月十九日詔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取王女者稱娶仍改令文

神龍二年閏正月一日勅置公主設官屬鎮國太平公

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安定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舊置邑司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于中書令魏元忠曰女有内男有外男女有别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

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府建僚崇置法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不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正誰正之哉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勑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殊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為例上納其言

天寶七載皇女道士萬安公主出就金仙觀安置仍賜

實封一千户奴婢所司准公主例給付
上元三年正月十九日永昌縣主壻韋嗣道宜付吏部
與散官自今以後縣主壻出身者並准此為恒例
建中元年九月詔婚嫁函書出于近代既無經據即可
停之時縣主將嫁既有吉日所司供設已備矣而襄王
之幼女卒上從妹也命改用中旬或奏曰禮物已備供
帳已設撤之倍勞且殤服不足以廢事上曰爾愛其費
我愛其禮卒罷之十二月出嫁岳陽等十一縣主初開

元中置禮會院于崇仁里自興兵以来廢而不修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凡皇族子弟皆散棄無位或流落他縣上即位始叙用枝屬以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及縣主將嫁小大之物必周其用于是有司度用一人籠花計錢七十萬上使損之及三萬乃止上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之費耳各以其餘錢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至是乃刋去𢙁禮率由典訓

貞元二年二月太常奏長林公主出降準開元禮合乘厭翟車去年嘉誠公主出降得駕部牒造來多年不堪乘駕又得内侍省報舊例相沿乘金根車其時便已行用今緣禮會日逼創造必不及請準嘉誠公主例乘金根車勅宜依自是公主出降相承金根車至今不改至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曰今月八日正衙册新都長公主準開元禮其日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册禮陳樂懸伏準貞元元年五月册嘉誠公主二年二月册長

林公主皇帝並不御正殿亦不設樂懸遂為典故又奏今月十日新都長公主出嫁行五禮準舊例並合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令奉勅其日早於光順門便行册禮遂為故事至十五年七月三日有司奏册公主儀注伏準開元之儀侍中合宣制令儀注誤以中書令宣制則其日侍中闕行事之儀中書令合受册又合以册授與册使令儀注誤以中書侍郎授册使則其日闕中書令授册之儀內册案自東上閤出詣横街北合宣付中書門下其侍中中書令其日並行事令儀注誤獨宣付中書令則侍中無

憑宣
付

今欲改正制曰可至二十一年四月七日勅禮部禮儀使奏舊制例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册伏緣諸王及公主並同日内册其載册輅車車數不足今商量册使出宣政門便自興禮門出各赴延英光順門進册既便於事又合禮經制曰可

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諸郡縣主壻每停官後郡主每季給錢七十千文縣主每季五十千文如受官後即停其

郡縣主壻已亡殁者依準此仍令度支隨季折給綾絹六年十一月詔郡主壻檢校四品京官者户部月給俸錢三十千文度支歳給禄米一百二十石縣主壻檢校五品京官給俸錢二十千文禄米百石其有出身及先任正官并負才學政術欲從上舉選者聽之如官已登朝不用此制又勅諸公主每年各給封物七百段疋此依舊例春秋兩限支給諸郡主每季各賜錢一百貫文諸縣主每季各賜錢七十貫文其郡縣主壻見任前資

正員外員官等一依支給
十一年十月義陽公主出降秘書少監王士平士平武俊之子也上慎重其事先時令宰臣訪于禮官令參定見舅姑之儀禮又武俊在鎮仍定公主遣使儀
十四年故懷澤縣主壻檢校右贊善大夫竇克構狀言臣頃以國親超受寵禄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日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户參軍隨例調選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

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以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其餘先是兼試同正員等不在選序者停檢校俸料後便任赴集有司據檢校官量三資與正員官元無官者與解褐正官員

十五年七月勅駙馬郡縣主如實無子準式養男並不得用毋蔭

永貞元年正月度支奏故永昌公主薨準貞元中義陽

義章公主葬料一切磚瓦等充給上令度支都支三千萬于數内圓融造作

元和三年三月勑縣主壻請授外官如赴任縣主不得離京自此以後永為常例

六年十一月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祠堂制度勑宜減制宰臣李吉甫奏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盖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欲為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

上疏疏其不可東平王則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
王之心豈惜費于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
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量置墓户以充
守奉翌日謂吉甫曰昨日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初疑
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
朕不破三二十户百姓常揀官户謹信委之十二月詔
曰王者教化本于婚姻由親以理疎自内而刑外故詩
稱好合所以成子姓也禮有待年明其必及時也恭惟

累聖之後子孫衆多教于公宫已知婦順而從人之義重擇配之才難以兹兢兢久曠嘉禮况時方無事年及有行宜加禄邑之榮以俟御輪之吉言念于此惕然興懐思弘厚恩用協敦叙恩王等女六人可並封縣主仍委中書門下與宗正卿及吏部尚書侍郎計會諸親之内及常選之中精求其人副我誠意時十六王宅諸王女久不降嫁德音初下人感歎焉

九年八月岐陽公主出降杜琮發左右神策兵三百赴

光範門翼道至其宅京兆尹裴武充禮儀使

太和三年正月勅潯陽平恩邵陽三公主皆捨俗入道宜令每年各賜封物七百段疋仍準舊例春秋兩限支付

四年五月勅出降縣主粧粉錢宜令所司自今以後從出降日支

開成二年十二月勅駙馬嘗為公主行服三年頗乖典法自此準禮夫妻服齊縗杖期時岐陽公主既薨駙馬杜琮因禮丈不為重服時論推美故有是詔

三年十二月勅駙馬都尉尚公主後宜令守檢校官二周年滿則量人材資序改轉正員官仍為定例

四年正月勅駙馬竇瀚公主衣服逾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罰兩月賜錢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氏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即宜區別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稱從之

大中二年十二月以起居郎駙馬都尉鄭顥尚萬壽公主其年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之節也先王制禮貴賤同遵既以下嫁臣寮儀則須依古典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四年二月勅諸縣主壻選尚之初多無官緒或正員初秩授檢校朝官從前條流都未詳備自今以後縣主壻如先有官宜超資與進改如未有官者且授檢校官待三周年後與第二任正員官仍委宗正卿檢勘聞奏

五年四月勅夫婦之際教化之端人倫所先王猷爲大況枝連帝戚事繫國風茍失常儀即紊彝典其有節義乖當須資立制如或情有可愍即務從權俾協通規必惟中道起自今以後先降嫁公主縣主如有兒女者並不得再請從人如無兒者即任陳奏宜委宗正等凖此處分如有兒女妄稱無有輙請再從人者仍委所司察獲奏聞別議處分并宣付命婦院永爲常式其月勅親王公主葬宜凖故事輟朝一日

大中五年八月勅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占有紊
朝章今後公主除緣徵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
縣如緣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與酌量事體施行
咸通十二年二月葬衛國公主於少陵原先是詔百寮
為挽歌詞仍令駙馬韋保衡自撰公主神道碑京兆尹
薛能為外監護供奉官楊復璟為内監護儀注甚盛上
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

和蕃公主

弘化 宗室女貞觀十三年十一月降吐谷渾慕容諾曷鉢

文成 宗室女貞觀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封降于吐蕃贊普贊普親迎于河源見主行子壻禮甚謹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示後世仍遣渠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從之

金城 雍王守禮女神龍三年四月十四日降于吐蕃贊普

寧國 肅宗女乾元元年七月十七日出降回鶻英武威遠可汗乃置公主府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蕃還至貞元五年四月十二日議罷公主府置邑司

永樂 宗室女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出降契丹松羅郡王李失活

燕郡 餘姚公主女慕容氏開元十五年閏五月十九日出降契丹松羅郡王李鬱子焉

固安 從外甥女辛氏開元五年二月出降奚首領李大輔至八年大輔戰死共立季弟魯蘇為主仍以公主為妻時魯蘇牙官塞默羯謀害魯蘇翻歸突

厥公主密知之遂誘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
嫡母妒主榮寵乃上言云主是庶生請別以所生主嫁
魯蘇上怒東光咸安公主女韋氏交河十姓可汗史懷
乃令離婚降奚首領魯蘇道女開元五年
十二月出降突厥和義宗室女天寶三載十二月
騎施可汗蘇祿十四日出降寧國奉化王靜樂
天寶四載三月十四日封外孫獨外甥女楊氏天
孤氏降松漢都督懷順王李懷節宜芳寶四載三月十
四日出降饒樂都僕固懷恩女大歷四年五月
督懷信王李延寵崇徽二十四日出降回鶻可汗咸
安德宗女貞元四年十月出降回紇天親可汗太和憲
其月二十六日勅置咸安公主府準親王宗
女長慶元年二月出
降回紇崇德可汗

雜録

景龍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幸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以驍衛大將軍楊矩為使上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即江夏王送之卿識蕃情又有安邊之畧可為朕充此使也處訥辭以不練邊事上又使中書侍郎趙彥昭代行司農卿趙履温謂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温因為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至是命矩行二月一日改始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地為鳳臺鄉愴別里

開元二十九年公主薨吐蕃使來告哀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書李暠持節于吐蕃以國信一萬匹私覿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遺之尋而金

城公主上言請今年九月一日樹碑于赤嶺定蕃漢界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觀樹焉既樹吐蕃遣其臣隨我使人分往劒南及河西磧歴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我使人隨入蕃告亦如之

貞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卿董晉奏公主出降蕃國請加玉册制曰可

三年九月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婚于我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見合闕于麟

德殿且命中謁者賫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
萬疋還之計其牙布而去以殿中監嗣王湛然爲送咸
安公主使仍兼婚禮使
四年十月回紇公主兼使者至自本蕃上御延喜門禁
婦人及車輿觀者時回紇可汗喜于和親其禮甚盛乃
上言曰昔爲兄弟今即子壻子壻半子也上猶父我猶
子也父若患于西戎子當遣兵除之又罵辱吐蕃使者
乃使其宰相等率衆千餘人及其妹骨禄毗伽公主姨

妹迷叔骨吐禄公主及職使大首領等妻妾凡五十六婦人來迎可敦納聘馬二千匹上令朔州及太原分留回紇七百餘人其宰相大首領至者館于鴻臚寺將作監回紇使者見于宣政殿上召回紇公主及使對于麟德殿頒賜有差

元和三年正月咸安公主薨廢朝三日初王師平史朝義蕃人微有功恃此不修臣禮至貞元四年回紇武義成功可汗始遣使獻方物仍求結親德宗與羣臣議許

之遂以公主降焉命使册可汗為勇猛分相智惠長壽
天親可汗册公主為孝順端正智惠長壽可敦御製詩
送之事具德宗實録天親可汗卒子忠正可汗立忠正
可汗卒子奉誠可汗立奉誠可汗卒國人立其相是為
懐相可汗皆從其俗尚主主在蕃二十一年卒册贈燕
國太長公主謚曰襄穆
太和公主長慶元年二月封為公主册為田紇可敦出
降愛登里邏骨没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以中書侍郎

平章事崔植充册使户部侍郎平章事杜元穎充五禮使五月詔縁改定太和公主出降回紇事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回紇等使保義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為永安公主將以降嫁焉其年三月保義可汗卒四月册九姓回紇為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請迎所許嫁公主朝廷封第五妹為太和公主以降焉回紇雖狄人固請永安而終不許故命中書舍人王起充鴻臚寺以宣諭焉又詔左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

主為回紇可敦歸國及加冊可汗等使光禄卿李憲充副使太常卿李銑充婚禮使公主置府官屬準親王例仍鑄邑司印一面及發上以半仗御通化門送之勅常參官于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之百寮謁見士女傾城觀焉

會昌元年十一月勅緣回紇國中離亂頗甚太和公主恐未安寧須遣文臣專往訪問宜差通使舍人苗縝充使

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太和公主到日百寮于章敬寺

門立班舊例並以邑司承命入拜命承命出答拜今商量邑司官秩至卑若令承命恐事太輕今請公主左右一人戴鬟帛拜背襠將命出入以代邑司官謂得禮之變從之其月二十五日公主自蕃還京詔左右神策各出軍二百人及太常儀仗鹵簿從長樂驛迎公主入城其日改封定安大長公主罷太和公主府宰臣及文武百寮于章敬寺門立班候參參畢太和公主便赴太廟謁憲宗穆宗二室回從光化門入内其日宰相及文武

百寮赴宣政衙于東上閤門進名奉賀赴興慶宫賀太
皇太后二十七日勑定安大長公主自蕃還京莫不哀
憫百辟卿士皆出拜迎宣城真寧臨真真源義昌等公
主並宗室近親合先慰問晏然私第竟巳不至度于物
體稍似非宜各罰封絹一百匹以塞愆違雲安長公主
既不與定安光順相見又兩日就宅宣事皆不在家罰
封物三百匹三月中書門下奏伏聞定安大長公主二
月二十五日以回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于光順門内

脫去簪珥變服請罪陛下釋其愆負方敢對見又以宣城公主等違勅不到各罰封物伏以禮法之行始此中壺王化盛事人倫美談周易云正家而天下定矣臣等忝在樞近不任忭賀踴躍之至伏望宣付史館紀述為百代典制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王宮

唐會要卷七

宋 王溥 撰

封禪上

兖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泰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冊府元龜

貞觀五年正月癸未朝集使請封禪舊唐書太宗本紀

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僉議以為天下一統四夷來同詣闕上表請封禪帝手詔省表具懷自有隋失道四海横流王伯之弊於斯為甚朕提劒鞠旅首啟戎行扶翼興運克成鴻業遂荷慈睠恭承大寶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寧兢兢夕惕用忘興寢履薄馭朽不足為喻賴三靈顯命百辟同心海外無塵遠夷慕義但流遁永久凋殘未復田疇多曠倉廪猶虚家給人足尚懐多愧豈可遽追前代取譏虚美所望恂恂濟濟叶力

盡誠輔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頌形於金石菽粟同如水火反朴還淳當如來議冊府元龜

十二月己亥朝集使荊州都督武士彠等詣朝堂又上表請封禪帝曰隋末分離羣凶競逐我提三尺劍數年之間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為紛更今乃襲我衣冠為我臣吏殊方異類輻輳鴻臚是朕文教所來也突厥破滅君臣為俘安養之情同於赤子是朕仁愛之道也林邑貢能言鳥新羅獻女樂憫其離本

皆令反國是朕敦本也酬功錄效必依賞格懲惡罰罪必據刑書割親愛捨嫌隙以宏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茍自矜伐欲明聖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穀稼頻登疾疢不作誠宜展禮名山以謝天地但以喪亂之後民物凋殘憚於勞費所未遑也冊府元龜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

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昔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為暴虐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尺之土也侍中王珪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之費動役數州戶

口蕭倏何以能給太宗深嘉徵言而中外表章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水潦其事乃寢舊唐書禮儀志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為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為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未足供其

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

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大唐新語

太宗謂房玄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奏請者不絶公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令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

讓歸之於朕豈以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
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嶽何謝泰山公等
評議貞觀政要
貞觀六年公卿百寮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詣闕請封
禪者首尾相屬帝不許嘗從容而言曰朕本諸公子也
始望不及此屬天下喪亂遂有救焚拯溺之志義師入
關之始羣凶鼎沸當此之時但得三分天下亦為足矣
朕以不武内稟太上皇之謀外假士大夫之力數年之

間六合大定升中告禪信亦其時然朕往昔嘗犯霜露遂嬰氣疾但恐登封之後彌增誡懼有乖營衛非所以益朕也少欲自怡用安年壽公卿等勿復為言冊府元龜

貞觀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於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禪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畧未周太宗勑秘書少監顔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紛紜久不決於

是左僕射房𤣥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於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𨺗先申齊潔贊享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愼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製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寔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

資藻縟玉牒玉檢式緼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濶狹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玉策肅奉虔誠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檢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嚴配之策盛以金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

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篋笥所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簡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圜壇曰四出開道壇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介丘上圜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圜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

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於圜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牒書藏於其內祀禪之所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為秘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時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又議設告至

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於東方上帝望秩徧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丈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式請從今禮仍請柴祭望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雕飾今既積土厚封足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誥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仍令附之於禮舊唐書禮儀志

案顏師古傳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

而論者爭為異端師古奏臣譔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於時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貞觀十一年顏師古封禪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欵謁舊唐書作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為唐書作於壇下距唐書作趾預杜佑通典作先申齊潔賛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于山下封于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于事為允今請山上圓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為之唐書作加四面各設一陛唐書作階御

位在壇南升自南陛唐書作階而舊本作宜就行事二字唐書作上附玉牒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為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倘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不為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于周固稽其績舊本作緝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𥓑𥓑非稽古之文舊本作稱本無義訓可尋贏舊本作盈縮之間貴在折中舊本作衷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纒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

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若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為封匪唯嚴秘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于圜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唐書通典作璽緘）既訖（舊本作畢）加五色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寔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舊本作事韞靈琦）傳之無窮永存（舊本作在）不朽至于廣袤之數足以

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唐書有長短濶狹一如玉牒）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唐書作雕）飾今既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舊本作不）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通典作大）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

無得而稽但當贊述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舊本作其祭壇之例舊本作制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舊本作職百神固宜刻頌顯舊本作播通典作明揚功業至如小距環舊本作圜壇石闕别樹唐書作迴建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于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玄表兹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肅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

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委曲不載于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曰謹率愚管其錄如前庸疑之言不足觀採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兒寬專贊其決逮乎光武梁松獨尸其事縉紳雜議不知所裁至如流俗傳聞記注臆說未嘗從事徒有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誥自君作古聞諸往冊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伯夷究六經之妙旨畢天下

之能事納于聖德稟自宸衷果斷而行文質斯允詔旨
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但
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
可甄詳昔在元封時主博採羣論建武有司亦稟成規
至如記注近書委巷浮說不足憑據無所取材且夫沿
革不同著于往冊自君作古寔惟令範聖朝丕業方貽
萬載臣下庸蔽不敢專決請垂鑒察克斷宸衷謹錄奏
聞伏聽裁擇謹議

貞觀十四年十月甲戌趙王元景等表請封禪奏曰夫功成道合古今以為隆平登封降禪聖賢謂之大典是以出震則天之后革夏變商之君繼韶夏而施尊名崇號謚而廣符瑞顧遲遲焉羣臣區區誠為此也原夫大始云構生靈厥萌黎庶布乎穹壤皇王司其右契遐哉上古以迄於茲歷選休徵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所以敢罄窺管無懼觸鱗瀝膽披肝言亦備矣援天引聖辭亦殫矣幸蒙亭育之澤降以聽覽之恩大賚雖敷猶申後

命未便渙汗方事逡巡懷生之徒不遑寧處伏乞皇帝陛下則天成務應物為心協三才之會昌乃霈然而動色遂萬姓之延首俯凝旒而改容雖復龍圖告徵龜書襲吉尚諮諏於四岳建明謨於兆人欲使六合之中沃心通於朝野八紘之内下問浹於華戎凡在人靈疇無抃躍今兹百辟咸集九有攸同並執玉以來庭俱式歌而且舞遠則重譯僉議近則端笏參謀欣覩增天之高願逢加地之厚絶域忘生而越險華髮忍死而爭趨中

外之心克諧愚智之情允睦掌故事者草登封而待期
執羈靮者儼車徒而俟命庶官承職三事夙興遠邇昌
言明靈幽賛莫不傾視俯聽希陪肆覲之禮效祉呈祥
欽承告成之慶山稱萬歲企和鑾而發奇雲浮五彩佇
華蓋而交蔭兩間之情轉迫萬國之望愈深臣又聞之
屈己從衆至人所以稱仁絲言顯發哲王以之敷信昨
奉明詔許以試之寔降皇情俯同人欲寛仁之利斯溥
示信之道宜弘即日庶尹馳心咸奉章而守闕列藩翹

足各伏地以祈恩所冀天慈深加昭察制可羣寮之奏尅以發軫之期頒示普天申明絶典使夫一時之士欣獨高於萬代八荒之域荷周露於再造則臣等死日猶生之年不任誠懇之至謹與連牽方牧等奉表詣闕固請以聞帝沖讓不許至於再三於是下詔曰自古明王君臨區宇功濟天下道被生民内外無虞年穀豐稔莫不歸功上玄致禮厚地騰茂實於六合飛英聲於百代令公卿在列屢屬虛心岳牧具僚固陳僉願理在難奪

敬依來請顧循諸已仍懷慙德冊府元龜

貞觀十五年四月辛卯詔以來歲二月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唐書太宗本紀

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禪者多至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唐書禮樂志

貞觀十五年庚辰肅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

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上表請封禪四月辛卯朔下詔曰肇有蒸庶樹之司牧載籍所記風烈猶存至於道洽品物功成宇縣天眷彰於符瑞人事表於隆平莫不增封岱宗廣禪梁甫榮光六合對越三神前聖所以垂其尊名後王所以仰其休烈蓋由此也自火德既衰三光分裂金行失御九鼎沈淪諸華競逐彝倫大壞雖周室削平趙魏隋氏混一文軌而金革之事未戢於封疆雅頌之音弗聞於朝廷遂使至教闕如淳風莫反齊郊絕

類帝之禮曰覲缺升中之儀其已久矣朕丕膺景命嗣
守洪基承大亂之餘當率土之責負扆興惕納隍在慮
上憑宗社之靈下資士庶之力草昧伊始援干戈以靖
亂區夏既平引禮樂以緯俗尉候無警菑畬有年比屋
咸保其歡含氣不違其性殊方異域盡地界而來庭應
圖合牒殫天符而表瑞緬懷前載詳求諸已豈伊寡德
能致此乎固乃上玄所叶賛也而羣公卿士百辟庶僚
因陳人祇之意請遵封禪之典推而不居至於數四文

武之情彌切内外之議日聞誠請頻繁淹歷年載朕繼跡百王因心萬物上奉蒼昊義在薦功下撫黎元方祈厚福既迫兹理敢不祇從猥以眇身齊美上代永言夙志凜乎增惕可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宜與公卿并諸儒士及朝臣有學業者詳定其儀博考聖賢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務盡誠敬稱朕意焉於是詔太常卿韋挺為檢校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副焉朝廷參議其儀畢其端競起秘書少監顔師古乃奏稱臣撰定封

禪之禮書在十二年春於時諸儒參詳以為適中詔公
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
宮犯帝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遂良進曰陛下
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告成升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
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
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丙辰詔曰自古皇王受天之命
建顯號於封禪揚功名於竹帛者莫不功濟夷夏道叶
人祇然後登泰山之高刋梁甫之石未有七德靡記九

部寂寥而欲齊聲於聖哲垂美於篆籀者也朕承宗廟之重當區宇之責寅畏三靈憂勤萬姓雖戡翦禍亂克定遐荒而至教猶鬱刑典未措勝殘之化未洽於率土和平之風多慙於往烈是以覽經籍而自失想壇場而增懼亟寢縉紳之奏屢拒公卿之請逡巡大典荏苒歷載近者文武百僚州縣庶尹頻繁抗表殷勤固陳咸以為兩儀交泰四夷賓服禮樂興行年穀豐稔蒼昊呈符於上靈符不可以久替黎獻協心於下衆欲不可以固

拒朕廹茲羣議敢不敬從欲薦功上玄大報后土升中之儀已具省方之期有日今太史奏有彗星出于西方朕撫躬自省深以戰慄良由功業之被六合猶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闕遂使神祇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寢興靡措且曠代盛典禮數非一行途之間勞費不少冬夏凋敝多未克復將送儀仗轉運糧儲雖存節省之義終煩黎庶之力非惟上虧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張抑有故實前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宜

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納隍之情倘蒙靈祇迴睠宗社介福朝廷同於大道風俗歸於樸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仍命所司泰山有前代帝王因封禪立碑及石函檢之類往遭離亂被賊毀發並修立瘞藏之冊府元龜

二十年十一月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官及方岳等上表請封禪不許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僚又請封禪詔曰朕念遠役初寧頗須休息深知所請甚合機宜即事省方

恐生勞擾俟百姓閒逸可徐議之十二月己丑司徒長孫無忌等又詣順天門抗表請封禪曰臣聞陰陽不測陶冶生靈之謂神道德玄通仁育黎元之謂聖聖也者自天之攸縱也神也者代天之理物也是以惟天稱辟靈心作其會昌惟辟奉天至誠表其封禪升中之道抑斯之謂歟由是先王急焉當仁不讓景中必㪅時至則行務在告於成功故無俟於終日伏見綸旨辭遠役之初寧緩此嘉期託俟人之逸豫豈容前歌拔距戢武之

後辭勞拓境開疆太平之秋有倦誠如睿慮未昭百姓之心假此空言實乖千里之應臣等服膺麟閣縱觀太始之初沈研鳥文歷選楷巢之上悠悠栗陸未辨犧牲淼淼大庭孰知罇俎衰衣為飾尚報太帝之功茹毛充薦輕屐介丘之禮西敘窮乎積石東漸迫乎滄江化未覃於九夷貢有闕於三脊猶且範圍天地斡運義舒揚翠旌於奉高撫朱紱於岱岳迓百神而賓上帝契三靈而謁太壇玉牘靈文飛英華於萬古金繩秘檢騰清輝

於八埏是知紀號垂名崇高莫加於肆類推功輯瑞廣厚莫大於登封若乃靈貺所集人謀允洽雖固執於撝謙諒無得而辭也伏惟皇帝陛下研精探賾神無不照唯幾所鑒洞出象帝之初先天成則超貫混元之際由是大明揚彩麗雕軒於再中景宿騰輝藻璇題以霄映奔山東而叠軫促日馭之鳴鑾躍澤馬而相趨徵天駟之徐軔煙川清野蓄洩於奕奕之阿薰風驚途扇蕩於云云之嶠其實兆也如彼其顯應也若斯而陛下因事

逡巡方稽大典使尊名顯號韜光於琰碑絶異殊尤沮絢於瓊簡孰謂畏天之命順人之欲者歟率土悽悽深所未喻臣又聞之游海若者馮夷之宫為陋登泰山者魯侯之邦蓋小是知絳霄不極九垓網絡於胷中赤縣無涯四海括囊於度内何者升山巢睫竊比所以懸殊朝菌靈椿長短自然相度也若夫大樂云替封豨盜鐘大禮既湮長鯨裂冕酌拊石於無體鈞天之響鬱興採掃地於無形禋宗之道愈劭則女希慙其創制軒后歸

其正名矣至若比屋見誅農夫化為京觀稟噍無類芻
牧窮於染鍔重興粒食頌棲畝之餘糧首建騵騵詠徒
行之兼乘則農皇貶於推轂羲氏退以扶輪矣既而凝
旒闡化中外禔福負扆勝殘飛沈遂性亭育侔於宇宙
就望體於雲日荷其德以難名用其功而無謝故乃邈
高辛之順義孕顓頊之疏通矣加以刑清政肅委金科
而罔施毀犴空囹設畫衣而莫犯通關梁於夐服共苑
囿於黎蒸擊壤而謠傳清音於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

於皂隸外戶設而不扃神獸馴而靡觸故以光融伊帝
景煥虞廷至於畀宮菲膳孝享通於鬼神大路越席致
敬極於嚴配黃屋建三辰之旂埀範裕於千祀玄哼埀
九旒之藻設法懸於萬代小正調其玉燭應祥蓂而不
虧中天朗其金鏡與貞明而同晷則文命以是服膺玄
王於茲負笈矣洎乎翦商除害夷項墜災戮蚩野而復
皇猷誅嚋華而清帝道提倚天之長劍拯塗炭於游魂
揮駐日之雕戈暢懷生於仁壽則駭文武之仍代吞高

光之累葉矣論彼數君時閒一善能兼之者實歸仁聖若乃提封海外總一寰中日域窮芳華之津月窟跨濛波之表喁喁向内並為冠帶之倫飄飄鴐風總萃王庭之會賁北荒之明月切天府以摛光筐南州之火毛鬻旗亭而吐曜龍伯釣鼇之旅咸編列於武臣鳳洲君子之渠各委質於文吏斯乃書契之所未覩超古先而絕類矣竊惟域中三大義均一體感通由乎影響彌綸切乎交際是知德逾厚者貺逾深功尤高者祥尤著當今

皡穹儲祉泱天紘以宅心后土錫符總坤維而服化由是百官累息萬國聳神僉發叩閽之請佇副上靈之望伏願時紆睿紱遠振天聲徵鴻儒聘鯢齒考逸義緝遺編摭秦煨之逸文採魯壁之餘蠹酌雲經而定議憲河圖而繕儀然後五路乘春金鑣肅景五牛翻其析羽六龍輝其鏤鍚鼓豐隆而驚翠微振列鈌而清緑野凝笳發岫合萬歳於山言飛蓋登巒錯五松於林秀登圜壇而接武降曜魄而齊尊俾夫一代衣冠寘其名於册府

四方夷狄鑿其竅於靈宫則普天欣頼懐生再造朝聞
夕死抃若登仙臣等深荷玉成不勝至願重竭愚瞽昧
死以聞詔曰朕遐觀哲王煥在方冊功既成矣咸備禮
以升中道既行焉必奉符而告禪所以發揮天命昭格
上靈其有建顯號以創鴻嶽施尊名而騰茂烈者莫不
揚輝於鏤玉絢景於塗金昭昭然麗三辰而並運滔滔
焉播四溟而極深朕誠寡德良深景慕曩者氓俗凋敝
國步甫安勉致隆平日不暇給而槐卿守闕請繼美於

云亭岳牧叩閽祈踵武於梁岱自惟菲薄至道未凝抗
禮皐穹實懷疑懼緬尋幼齒運鍾交喪忘其家以徇天
下委其體以濟寰中翊戴先皇削平諸夏出於萬死首
導五横之源不顧一生光錫兆人之命越自鑪炭獲返
營魂拔於鬼錄並登仁壽竊惟天地之大德存於施生
朕以徑寸之小心襲於造育降期體泰諒或繇茲不然
者何能致於此也遂得池隍象浦苑囿龍沙置一候於
鶉林同六爻於鰈水寔資天睠貢以咸亨豈朕微庸而

能及此令兹列辟卿士鴻生碩德各述靈徵累陳丹款既廹羣議當事敬從乃詔有司廣名縉紳先生議方石圜壇之制草封禪射牛之禮修造羽儀輦輅並送之雒陽宫冊府元龜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以來歲二月有事于泰山八月泉州海溢壬戌停封泰山唐書太宗本紀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曰朕聞天高地大首播黎方媧皇燧人肇參玄籙是知施生為德處崇高而不言

亭毒攸資委欽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運相遷休烈存乎典墳至道流乎雅頌其有仰齊七政俯會百神察靈眷於祥符服玄功於昭告莫不罄情梁岱繼踵云亭對越兩儀盡先聖之能事揚蕤三統垂曩哲之尊名懸鏡天衢罔不繇於此也自中陽絶組堙白水於窮流宫孽絡興阻黄星於天塹永嘉東播化金馬以為牛道武南徂飛蒼鵝以登祚周吞岳裔逮三葉而巢傾隋并舜後及二帝而舟覆莫不以凶易亂以暴代昏各肆巨

竭之心規享上靈之佑卻行求進其可得乎由是寂寥
千祀無懷之風不嗣泯棄七經子長之言殆絶遂使成
山日觀久闕升中之儀汶上明堂疇聞類帝之義顧瞻
禮樂深有可嗟朕幼踐危機愍斯窮運上同負巽下靡
息肩負荷休徵投旗鞠旅肅恭儲祉吟雲躍鱗順朱鳥
以行誅騖丹鳳而遐舉射九烏而懸日月區品物以煦
陽和鍊五石以造乾坤濟摧角以令眉壽於是尊奉先
帝凝旒於廟堂躬履兵鋒憂勤於變輔既而仰逼威命

俯順樂推越自唐侯言膺下武深惟憂責之重自勗若厲之懷遂致靈貺無涯掃欃槍而降錫游魂歸化窮荒服以開疆東苑蟠桃西池昧谷咸覃正朔並充和氣較凝禎於往代窮今古而罕聞考光澤於前皇罄縑緗而莫覩豈朕眇身勤勞所逮諒由高明垂鑒祚此隆平今茲三事大夫百僚庶尹各述天人之意請躡封禪之蹤顧惟寡薄推而不有杜絶羣言至於數四中外之情尤切企佇之望逾深朕又詳思荷財成於穹昊自古賢哲

並歸功於大帝廹斯至理弗獲固辭展禮上玄實增慙
懼可以貞觀二十二載仲春之月式遵故實有事于泰
山諸内外具僚岳牧卿士既相敦喻將事告成各罄乃
心無虧政道恪居職務以協時雍所司宜與縉紳先生
載筆彈冠之士詳求通典裁其折中深加嚴敬稱朕意
焉乃今天下諸州明揚側陋其有學藝優洽文蔚翰林
政術甄明才膺國器者並宜總集泰山庶令作賦擲金
不韞天庭之挨披褐懷玉無溺屠釣之間務得英奇當

加不次也遣太常卿楊師道為檢校封禪大使戶部侍郎盧承慶為副後改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為大使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等議云梁甫社首二山並是古昔禪祭之所前十五年議奏請禪梁甫今更奉詔詳議梁甫去太山七十里又在東南至於行事未為穩便社首去太山五里是周家禪處臣等參詳請禪社首有詔依奏餘並依十五年議八月壬戌詔曰朕聞探玄賾者先實而後賓體至公者本仁而末禮名歸於已往哲存

而弗務德利於人前聖徇而為急是用範圍天地權輕
重以會時宜取則陰陽適變通以從衆欲由古之封禪
無奪事機所謂奉天咸資務隙朕仰窺前志歷選哲王
無懷有巢緬逾繩契之末龜文鳳紀越在俎豆之先扣
寂寞以傳疑故可畧而言也至如三元立統百物正名
步驟之軌非遥損益之源可挹雖堯心廣運局疆域於
流沙禹跡遐宣限提封於碣石猶且先引即敘次展玉
帛之儀首創賓門方備云亭之典告成之義罔弗由兹

況朕奄有方輿閶域該於千古仰承靈貺降福超於百王巨海所環莫非臣妾長河攸括並入封疆日者夷夏同文禎符狎至謂可鳴鑾日觀勒牒仙閭許以來春親行告禪而今延阤一姓流竄西陲控弦萬計初歸正朔新就縶維又以公卿庶僚各陳誠請遂有翠微之役非無板築之勞既而山谷阻深朝宗有礙重披丹懇請建玉華且復頻有興造恐致煩勞兼聞河北數州頗傷淹潦朕為人父母思濟黎元順動升中理無兼遂其介丘

之禮宜且權停其玉華宫制度務從菲薄更令卑陋庶免風雨稱朕意焉 冊府元龜

案唐書謝偃傳太宗時偃為弘文館直學士撰玉牒真紀以勸封禪

唐實錄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王孝恭等請封禪手詔不許十二月己亥朝集使表請帝曰未遑六年百僚又請不許十一年帝將有事封禪國子博士劉伯莊等皆上封禪事言新禮簡畧勅諸儒及顔師古

朱子奢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不決於是玄齡徵師道采衆議以為永式十四年十月甲戌趙郡王元景等表請壬辰詔從十五年三月庚辰肅州言所部川原徧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表請四月辛卯朔詔以來歲二月有事于泰山詔太常卿韋挺為檢校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副馬秘書少監顔師古奏臣撰禮書在十一年春詔公卿定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己酉有星孛太微

宮辛亥起居郎褚遂良進曰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或有未允合者丙辰停封泰山

顯慶四年六月詔許敬宗議封禪儀敬宗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地祇從之通鑑

麟德元年七月丁未詔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唐書高宗本紀

麟德元年七月丁未朔詔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實有事于岱宗所司詳求茂典以從折衷其諸州都督刺史

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諸王十月集東都緣邊州府襟要之處不在集限天下諸州明揚才彥或銷聲幽藪或藏器下僚並隨岳牧舉選九月乙丑詔曰來年行幸岱宗州縣不得浪有煩擾其水淺可涉不可繕造橋梁所行之處亦勿開道路諸州及寺觀并百姓不得輒獻食冊府元龜

麟德二年二月壬午如東都十月丁卯如泰山唐書高宗本紀

麟德二年春正月壬午幸東都丁酉幸合璧宮甲子以

發向泰山停選五月以司空英國公李勣少師高陽郡公許敬宗右相嘉興縣子陸敦信左相鉅鹿男竇德玄為檢校封禪使冬十月戊午皇后請封禪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禪丁卯將封泰山發自東都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十二月丙午御齊州大廳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發靈巖頓舊唐書高宗本紀

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發東都赴東岳從駕文武兵士

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亘郊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萇崑崙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等諸蕃部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氊帳及牛羊駝馬填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列於市議者以為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十二月丙午至齊州停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于泰岳之下庚申帝御行宮牙帳以朝羣臣冊府元龜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首社以皇后

為亞獻壬申大赦改元唐書高宗本紀

乾封元年封泰山為圜壇山南四里如圜丘三壝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為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石䃮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䃮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濶一尺當繩刻深三分濶一寸五分

石檢十枚以檢石𥖃皆長三尺濶一尺厚七分印齒三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濶一寸五分檢立於𥖃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𥖃隅皆一尺𥖃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𥖃隅皆再累皆濶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𥖃隅相應又為壇于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壝號登封壇玉檢玉牒石𥖃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為降禪壇于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加方丘三壝上飾以黄四方如其色其餘皆

如登封其議畧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蒼地祇褥以黃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於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圜丘之禮親封玉册置石䃭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册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

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率六宫以登其帷帟皆錦繡羣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其後將封嵩岳以吐蕃突厥冦邊而止禮樂志

高宗即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既立爲皇后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官博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於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齋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於行從中臺云來月一

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於行宮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設黄麾半仗於外壝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至其年十二月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壇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而降禪

之儀竊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剛柔之義既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作配既合於方祇玉豆薦芳實歸於內職況推尊先后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參禋祭詳於至理有紊徽章但禮節之源雖興於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於遙圖且往代封岳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覬名事深為己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於神宗道冠乎二儀歸功於先

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彝章妾謬處椒闈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於烝嘗義切奉先理光於蘋藻罔極之思感結於因心祗肅之懷實深於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昏今屬崇禋豈敢安於帷帟是故馳情夕寢睠嬴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聳念伏望展禮之日總率六宫内外命婦以親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既屬鑾輿將警奠璧非賒輒効丹心庶裨大禮冀聖朝垂則永播於芳規

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於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為亞獻諸王太妃為終獻丙辰前羅舍府果毅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

之齊鄭玄注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準鄭此注則
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
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祀祭皆用陽
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井水替明
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
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之法鄭玄錯解以為陰
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
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

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者敬貞所陳檢有故實
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泰山
與所司對試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
隨世代沿革惟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
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秸
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其封祀降
禪祈穀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甒瓢杯等物並宜改
用裀褥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准此於是昊天

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黄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五色内官以下席皆以莞

舊唐書
禮儀志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之壇已巳帝登于泰山封玉牒於介丘庚午降禪於社首山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先是李勣許敬宗等議封禪儀注請以高祖太宗二座俱配昊天上帝詔從之壬申帝御朝覲壇受朝賀大赦天下癸

西帝謂羣官曰升中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謂求仙克禋或以逡巡望拜皆非尊崇祖業近在隋朝喪亂最甚老者填溝壑少壯染兵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先朝躬擐甲冑纘成大業掃除氛祲廓清區宇遂得四海宅心萬方仰德朕丕承寶歷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屬國家無事天下太平華夷乂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賛先勲情在歸功固非為己遂得上應天心下允人望今大

禮既畢深以為慰公等休戚是同故應共有此慶欲與公等飲宴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即求相見仍勅所司撤幄帳施玉牀三品以上升壇四品以下縱列坐壇下從酒設樂羣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晏方止戊寅詔兖州置寺觀各三所觀以紫雲仙鶴萬歲為稱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為名丙戌發自泰山改號封祀壇為舞鶴臺介丘壇為萬歲臺降禪壇為景雲臺以祀日各有雲鶴及山呼萬歲之瑞故也冊府元龜

乾封三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帝於山下封祀之壇如圜丘之儀祭訖親封玉策置石𥓂聚五色土封之圜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以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之齋宫其明日親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翌日上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讌文武百寮大赦改元案本紀是年三月改元總章舊唐

案大唐新語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為之識者咸非焉

上元三年二月詔令冬有事于嵩岳閏三月以吐蕃犯塞停之案本紀是年十一月改元儀鳳

上元三年二月詔以今冬有事于嵩岳命有司修撰儀注務從典故閏三月詔以吐蕃犯塞停嵩岳封禪之禮

冊府元龜

調露元年秋七月己卯詔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禮官學士詳定儀注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温傳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庚申詔封嵩山宜停舊唐書高宗本紀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啟母巢父許由等祠十一月癸亥幸奉天宫時天后自封岱之後勸上封中岳每下詔草儀注即歳饑邊事警急而止至是復行封中岳禮上

疾而止舊唐書高宗本紀

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徧封五岳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天宫二年正月駕幸奉天宫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于嵩岳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於是議立封祀壇如圜丘之制上飾以玄四面依方色為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

闊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闊八尺下闊一丈四尺為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內壝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壝之內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為一壝飾以五色準封祀壝禪祭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為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壇上方十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為三重壝之大小準封祀為埋埳在壇之末地外壝之內方

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壇於行宮之前為壇宮方三
分壝二在南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兩陛餘三面
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䃔為圜封上徑一丈二
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為八角方封大小
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壇並築
土為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四
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封
祀玉帛料有蒼璧四圭有邸圭璧禪祭有黄琮兩圭有

邱無壁又定登封降禪朝覲等日準禮冬至祭天于圜
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準東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
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日在
禮無妨又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乘金
輅皇太子往還金輅禪祭皇太子加封祀又衣服料云
東封祠祭日天皇服衮衣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大裘又
云衮冕服一具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善冠
服一具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齋則服遠遊冠受

朝則公服遠遊冠服馬上則進德冠服禮儀志

永淳二年七月庚申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岳宜令禮官學士等審定儀注務展誠敬仍令天下岳牧及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有孝行儒學文武之士於是詔禮官議射牛之事太常博士裴守真真通典作貞英華亦作真作永淳元年奏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不可英華作難以

復行據封禪祀禮英華作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祠所祠所英華作時宰牲總畢天皇通典作陛下惟奠玉酌獻英華作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貴隨時不可行英華作事不可行請從減罷謹議用神功破陣樂及功臣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真又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賔祭皆祖宗聖德而子孫享

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陶甄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禁臣等詳擬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詔並從之尋以帝不豫改用來年正月行封禪之禮十月癸亥車駕幸奉天宫十一月丙戌詔曰朕聞仁者德之本叶亭育之至途禮者道之末乃帝王之餘事歷選往初詳觀曩躅惻隱以孚其化變通以會其神朕以虛薄祇膺寶位旰食宵衣懼忝於宗社如傷若厲

佇濟於黎元每以皇基肇闢範圍覆載遺惠所覃照格區宇虔荷靈命嘗慮下虧鴻業遍刊羣岳不足上報玄功已升聞於日觀思欵謁於天臺志在告成諒非為己屬令茲豐稔方有事于嵩丘崇累聖之丕績祈兆人之嘉祐頃者分使出巡存問風俗河南河北尚有十餘州旱澇加以朔方寇盜時或侵邊關内流離未能復業一物失所獨甚納隍數郡不寧豈宜備禮前欲以來年正月封禪中岳者宜停冊府元龜

嗣聖十三年即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戌如神岳甲申封于神岳丁亥禪于少室山冊府元龜

案王元感傳天授中元感直弘文館武后時巳郊遂享明堂封嵩山絡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練洽

唐會要卷七